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6
7 Dec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2月2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嗣后：德拉米尼先生 (副主席) (斯威士兰)

- 慰问印度及孟加拉国的旋风灾民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6〕：(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秘书长的说明〔16(f)〕
- 《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3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25分开会。

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旋风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讨论今天上午的议程项目之前，我谨代表大会会员国和以我个人名义向最近遭受旋风灾害的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地慰问，这一严重的灾害造成了人身的不幸伤亡和广泛地物资破坏。

我还要表示，国际社会支援处在这一特别困难情况中的孟加拉国和印度人民。

现在我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你代表大会所表达的亲切慰问和声援使我国代表团深受感动。

自然灾害再一次袭击了我们孟加拉国。它的影响非常巨大，因为旋风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处在遭受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水灾后的恢复过程中。也许“祸不单行”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不过，由于处在准备状况中和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所造成的人身伤亡不象预料的那么严重。

仍然在不断的报道关于死亡和破坏的消息。由于风力掀起的波浪达8英尺高以上，成千上万的^{家庭}无处安身。孟加拉湾沿海地区的灾情最严重。破坏的程度仍在估计中。孟加拉国政府正尽全力援助受害者。

这再次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的力量无能为力。我们感到宽慰的是，全世界都同情、支持和理解我们。在这一非常不幸的时刻，这给了我们力量和毅力。

安萨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你对我国遭受的旋风灾害所表示的慰问。我国政府正尽一切努力向受灾的人民和地区提供救济。在这一困难的时候，你代表国际社会所表达的支援是非常珍贵的，非常重要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这一问题的发言现在结束，大会会员国非常

关心这一问题，即孟加拉国和印度遭受的灾害，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刚才都发了言，现在我们将继续讨论今天上午的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 36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3/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3/44)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3/682, A/43/699, A/43/786)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3/802)
- (e) 决议草案 (A/43/L. 30/Rev. 1, A/43/L. 31 和 Corr. 1, A/43/L. 32 和 Corr. 1, A/43/L. 33 和 Corr. 1, A/43/L. 34 和 Corr. 1, A/43/L. 35 和 Corr. 1, A/43/L. 36 和 Corr. 1, A/43/L. 37 和 Corr. 1, A/43/L. 38, A/43/L. 41, A/43/L. 42)。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43/901)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请今天上午辩论中的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他希望介绍四份决议草案，即题为“对南非解放斗争的国际声援”的决议草案 A/43/L. 30/Rev. 1，题为“实施、协调和严格监测对种族主义南非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A/43/L. 33 和 Corr. 1，题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的决议草案 A/43/L. 35 和 Corr. 1，以及题为“关于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决议草案 A/43/L. 36 和 Corr. 1。

奥巴泽先生 (尼日利亚) (以英语发言)：我仅代表下列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包括我国代表团，介绍以下决议草案：题为“国际声援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的决议草案 A/43/L. 30/Rev. 1，题为“支持协调和严格监控的制裁南非措施”的决议草案 A/43/L. 33 和 Corr. 1，题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

案”的决议草案 A/43/L.35 和 Corr. 1，以及题为“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后果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决议草案 A/43/L.36 和 Corr. 1。

首先，我请大会注意，决议草案 A/43/L.30 至 L.36 的提案国进行了努力，今年在议程项目 36 项提出了 7 项决议草案。这 7 项决议草案中，每一项决议草案都特别清楚、简练、和直接了当地集中处理某一特定问题。提案国用心地使决议草案内容简短，几乎完全消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重复与重迭，避免进行谴责。这反映出，提案国十分注意不伤害那些常常对谴责感到不满的成员国的敏感的感情。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看到这一姿态并做出相应的答复，对这些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听了许多代表在这场有关议程项目 36 的辩论中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各提案国满怀希望，提案国的这些努力能够得到本机构成员的赞赏。我们诚挚地希望，对这些决议草案的表决能表明，对我们的努力以及当然对整个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出了压倒多数和积极的响应。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关于国际声援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的决议草案 A/43/L.30/Rev.1 和 Corr.1。该决议草案与大会去年在同样标题下所通过的决议草案相同。通过在决议草案序言部分两个段落中对南非的国内形势、它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和破坏行径和他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表示关切，大会将重申充分支持南非人民的多数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的斗争。该决议草案将进一步肯定，南非人民在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下，有权利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不分裂和非种族主义的南非。

在执行部分第 3、4 和 5 段落中，大会将提出各项要求，大会认为，这些要求的执行将为南非人民之间进行自由磋商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就公正、持久地解决该国冲突进行谈判。正如许多发言者在这一讲坛上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谈判具有紧迫地必要性，以便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南非创造必要条件。或许我应当补充，为自由磋商创造恰当条件的要求自然包括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请愿政府纠正不公正现象的权利。

作为国际声援南非国内解放斗争具体表现的一部分，大会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至第9段中，将呼吁所有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介、城市和其它地方当局以及个人紧急增加对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及其它独立的非洲邻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人道主义和所有其它形式的必要的物质、财政和其它援助。将特别呼吁他们慷慨地捐助抵制入侵、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资金。

我完全相信，所有这些段落与参加议程项目39的辩论的各代表团的意见是一致的。关于执行协调和严格监控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措施的决议草案A/43/L.33和Corr.1也是如此，我也将代表提案国介绍该决议草案。

以特别委员会年度报告(A/43/22)，特别是该报告第191至194段落，以及秘书长关于“执行国家措施制裁南非”的报告(A/43/786)为背景，该决议草案在其序言部分的段落中表达了大会对各国单独和集体的对南非采取的措施的看法。虽然其中许多措施非常值得赞扬，我们也看到，这些措施涉及范围、效力和执行程度差别很大，这就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利用现有的隙缝和漏洞。考虑到这种状况，该决议草案敦促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在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之前，通过立法和相等的措施对南非实行有效的制裁，特别是采取有利于执行部分第一段(A)至(C)所罗列的各项措施的恰当行动。

在执行部分第二段中，大会将敦促各国严格注意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它认为有必要通过恰当的立法，规定对违反这些措施的个人和企业给予惩罚。

我也要表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真诚希望，那些认为他们不能支持我们要求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的呼吁的国家——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至少可以支持第二个最佳选择，即在关键领域实行有选择的制裁——认真执行并协调单方面的制裁。

接下来我要介绍有关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决议草案 A/43/L.

35 和 C. corr. 1。在该决议草案中，大会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赞扬，赞扬它在履行其职责、特别是在促进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方面所做的工作。该决议草案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并执行该报告中第 194 段中所载的与特别委员会 1989 年工作计划有关的建议。

在执行部分第三段中所提出的少量财政要求是特别委员会有效地执行其 1989 年计划所需要的最少资金。特别委员会今年又看到了本组织继续执行紧缩措施的必要性，因而只要求得到 40 万美元，至于去年所通过的金额几乎相同。微不足道的不到百分之三的增长还未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

让我明确指出，为 1989 年要求这样少量的资金决不能被认为是表明了将逐渐减少我们活动的趋势。相反，它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谨慎的负起财政责任的例子。我们计划在 1989 年进一步有效地执行我们的计划，选出我们的优先项目，以便最大程度的利用我们的资源，加强压力，调动全世界来反对种族隔离。

在决议草案中，大会要求各国政府与各组织向特别委员会的特别项目提供财政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并向反对种族隔离宣传信托基金慷慨捐款。

最后，该决议草案呼吁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新闻媒介，各非政府组织与个人配合反对种族隔离中心与联合国公共宣传司所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尤其是传播有关南非不断恶化的局势的情报，以便减少南非限制新闻界所产生的影响，并有效对付种族主义南非的宣传。

最后，我要介绍有关大会就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召开一次特别大会的决议草案 A/43/L. 36。该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来源于 1988 年 9 月 5 日至 10 日在塞浦路斯尼克西亚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与特别委员会年度报告中的调查结果，特别是报告中审查南非的事态发展那一部分与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在该决议草案中，大会表示它十分关切对种族隔离反对者镇压的升级以及该政权这一前线各国所继续进行的侵略及其破坏性后果，同时大会也对南非继续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表示愤慨。大会认识到有必要讨论南非以及整个南部非洲这一次区

域的正在恶化的严峻局势，以便和平消灭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该次区域所有问题的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第一段中决定在44届大会之前，举行一次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特别大会，会议日期由秘书长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协商之后决定。

我毫不怀疑，这些段落符合参加这一次辩论的绝大多数代表团的观点，而且我也认为他们在这一大厅内表示了协商一致。

最后，我代表所有提案国不仅表示他们希望刚刚所介绍的4月决议草案将得到一致通过，而且会员国将真正执行这些决议的规定，从而积极有力的有助于实现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在其对大会的发言中指出：

“让我们记住，南非千百万黑人与白人的命运与我们的行动和投票联系在一起。”（A/43/PV.60, 第17页）

因而，我呼吁会员国对这些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请加纳代表发言。加纳代表要介绍题为“与南非的军事勾结”的决议草案A/43/L.31和Corr.1和题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的决议草案A/43/L.32和Co rr. 1.

格贝霍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与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6有关的10个决议草案中的两个。这两个决议草案分别是题为“与南非的军事勾结”的决议草案A/43/L.31和Corr.1与题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的决议草案A/43/L.32。在文件A/43/L.31/Corr.1中载有该决议草案提案国的最新名单；而决议草案A/43/L.32中也有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名单。

此外，我要宣布，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案A/43/L.31和Corr.1的共同

提案国：菲律宾、索马里与特尼达和多巴哥。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案 A/43/L. 32 和 Corr. 1. 的共同提案国：索马里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决议草案 A/43/L. 31 和 Corr. 1. 是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大会在该决议草案中强烈要求那些直接或间接违反武器禁运令，继续在军事、核能、军事情报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的那些国家立即停止这些行动。大会也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充分严格的执行安理会第 418 (1977) 号决议中提出的武器禁运，并进行有效的监测；大会也在该决议草案中要求特别委员会不断审议此事，并适当地向大会与安全理事会报告有关情况。

由于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两个决议草案是必要的。在过去几年中尽管我们许多次向南非发出呼吁，但是，种族主义政权仍然顽固不化，无视我们的呼吁。去年，该政权加剧了对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的镇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拘捕、监禁、甚至处决了政治反对派人士，并采取种种措施加强种族隔离制度。

对这些措施来说很关键的一点是南非的军事能力，南非充分利用其军事力量镇压和压制国内反对派，侵略邻国。当然，假如某些国家没有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要求继续和南非合作，南非的军事力量就达不到现在的水平，南非就不会这样傲慢。因此，有必要紧急地对付这一无法令人接受、具有威胁性的局势。

此外，国际社会占压倒多数的成员坚定地认为种族主义政权应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受到孤立，这是向南非施加最大的压力的最好的和平手段，以早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在目前的辩论中，这条意见得到了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重申，因此需要在大会作出的任何决定中得到反映。

在题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议草案 A/43/L. 32 和 Corr. 1 下，大会重申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罪行，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联合国在帮助立即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具有首要的责任。大会敦促尚未加入《在

体育运动中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国家早日加入这一公约,大会要求所有国家支持在体育运动中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还要求那些同南非的贸易在增加的国家断绝与种族主义政权的贸易联系。

决议草案的核心是大会再次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的最恰当、最有效的和平途径,因此,大会紧急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考虑采取立即行动,同时呼吁那些反对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措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在这个方面,大会还呼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争取在南非实现和平演变时予以合作。最后,大会还敦促安全理事会加强根据其1977年11月4日的第418(1977)和1984年12月13日的第558(1984)号决议实行的强制性武器禁运,以结束继续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题为“与南非的军事合作”的决议草案A/43/Lr 31和Corr. I是今年在议程项目36下介绍的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介绍这个决议草案是得当的,因为该委员会对于某些国家在军事领域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日益增加感到越来越担忧。

种族隔离已经被称之为反人类罪行,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由于这个罪恶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我代表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借此机会呼吁所有国家的代表团给予这两个决议草案和议程项目36下的其它决议草案以全力支持。在这个时候,大会有必要明确的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指出,大会不能再容忍这种不能接受的种族隔离制度。

的确,种族隔离制度无法改革,而必须彻底根除。各国代表团不应该让自己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虚假的逐步改革所欺骗,这种假改革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使国际社会根除这种制度的努力更加困难。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要求介绍题为“南非与以色列的关系”的决议草案 A/43/L. 34 和 Corr. 1 的苏丹代表发言。

伊德里斯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参加介绍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所有这些决议草案经过各区域集团广泛、热烈地磋商之后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准备时都已得到非洲集团的赞同。

我现在要介绍的决议草案载于文件 A/43/L. 34 和 Corr. 1，题为“南非与以色列的关系”。

南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的确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关系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利用的一个主要途径，该政权借此继续无视国际政治意愿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企图挫败对它进行禁运和封锁的措施，使国际社会为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而施加的压力变得无用。

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广泛的联系包括许多重要领域，除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之外，还包括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

所有非洲解放运动——尤其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已经在各不同的会议上反复表明了对南非和以色列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关系的关注。

虽然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欢迎以色列政府关于减少与南非关系的决定，但委员会对该决定表示某些保留意见，因为它语言随便，有许多明显的漏洞，更不用说作出该决定时，它是针对某些美国人士，而不是响应大会通过的决议、尤其是那些关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决议。

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递交给本届大会的报告及其附件，即 1988 年 10 月 27 日的文件 A/43/22，尽管以色列作出了决定，尽管有关南非与以色列之间关系非常秘密，去年获得的情报表明，它们的关系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得到进一步发展。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强调了这一事实，它在附件一的

第4段中援引了以色列政府的声明,其大意是这种关系不会实际改变。

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合同将于90年代结束,南非政府在拉维喷式战斗机工程取消之后雇佣了该工程所有的以色列工人和工程师,此外还有一组以色列工程师,他们自1987年12月以来一直在约翰内斯堡为《豹型更新方案》工作。

可靠的消息强调了这种密切合作,其中包括最近于安哥拉交战的军事顾问,以色列人的数目达到了近600名技术员。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1976年访问被占领的纳米比亚,这进一步突出了这种合作。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同样表明,以色列每年向南非的武器销售几乎占其总的军事出口的10%。

根据所有这些事实,决议草案A/43/L.34呼吁以色列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终止与南非的所有形式的军事、核、情报和军事合作,尤其是长期的合同。

决议草案同样请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继续监督南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以下国家是决议草案A/43/L.34和Corr.1的提案国: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刚果、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利比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蒙古、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扎伊尔代表解释决议草案A/43/L.37和Corr.1,题为“传播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新闻”。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载于文件 A / 43/L. 37 中的题为“传播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新闻”的决议草案由 33 个国家发起，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菲律宾和扎伊尔，提案国名单中应该加上这 3 个国家的名字。它符合大会 1977 年 12 月 14 日的第 32/105H (XXXII) 号决议第 4 段和大会 1979 年 1 月 24 日第 33/183I (XXXIII) 号决议中所载的职权范围的精神，请求秘书长与会员国合作，执行一项对南非电台广播的经常性方案。

传播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新闻确实符合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基本作用；为了扩大和加强它们的活动，以动员世界公众舆论反对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决议草案 A/43/L. 37 寻求宣传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违反法律和拒绝尊重人的价值而犯下的野蛮镇压的行径和罪恶的绞刑。

自从 1983 年以来，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处决了 638 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上个星期四，即 1988 年 11 月 24 日，5 个囚犯被处以绞刑，使得今年被处决的囚犯人数达到 115 名，其中 79 名是黑人，33 名是混合人种，只有 33 名是白人。

这种暴行表明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谋杀成性；该政权正在南非肆无忌惮地逐步消灭南非的黑色人种。

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罪行从无理逮捕扩大到时刻向南非的黑人施以绞刑、折磨、肉体摧残和非人虐待。

为了防止国际公众舆论密切注意其镇压行径，该政权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紧急状态的警察机构，还加上新闻检查，以防止外部世界知道它在国内犯下的罪行。

该政权将内部冲突带到自己边界之外，一再向前线国家和该地区其它国家采取无数次军事侵略和破坏行动。

对计划在秘书处公共新闻部反种族隔离节目科的编制进行裁减一事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国际社会对多年来继续裁减旨在谴责种族隔离做法的节目产量表示关切。国际社会对在种族隔离政权大搞假情报运动和对大众传播媒介实行封锁的关键时期公共新闻部提出的进一步减少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电台广播节目的建议的前景感到不安。

根据决议草案 A/43/L. 37 和 Corr. 1, 大会铭记秘书长在可以用南非使用的主要语言——英语、南非荷兰语、塞索托语、塞茨瓦纳语、克霍萨语和祖卢语——向南部非洲广播的会员国一起合作下开始执行电台计划方面作出的努力, 敦促秘书长加强、增加和扩大这些电台广播以及视听资料的制作, 并保持这些节目的独特的语言特点和特征。大会将呼吁所有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各专门机构同秘书长合作, 以确保最广泛地传播反对种族隔离的新闻, 尤其是那些电台节目。

这就是决议草案 A/43/L. 37 和 Corr. 1 的目的, 我希望大会将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 从而表达全体会员国对南非被压迫黑人的声援, 这种声援将因此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意义。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请瑞典代表介绍题为“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 A/43/L. 38, 和题为“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以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 A/43/L. 42。

埃利亚松先生 (瑞典) (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首先介绍今年由 40 个会员国发起的有关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 A/43/L. 38。

该信托基金是 20 多年前建立的。其目的主要是人道主义的: 向因反对种族隔离而受到迫害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该基金具体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正在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自 1965 年以来, 该基金向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根据种族隔离的立法遭到迫害的数千名人士捐

款共三千余万美元。

这个星期在大会进行的辩论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包括民族和非种族歧视的政治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工会成员、社区和教会领导人和学生进行的空前的镇压共同感到严重关切。秘书长关于该基金的报告(A/43/682)充分表明了这种镇压的程度和深度。

尽管对法院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律师能够向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士提供很大的援助。在许多情况下，今年被拘留者获得释放，实行减刑，准许家属得到通过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的法律援助。该基金向对种族隔离法律提出的民事诉讼提供的支持和在这些诉讼案件中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行动对捍卫基本人权至关重要。这种行动也推动了废除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事业。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信托基金收到了好几份紧迫需要增加资金的报告。从事这项工作的各机构无法支付因支持急剧增加的案件而剧增的费用。因此，我们在决议草案中强烈呼吁向信托基金和自愿性的机构增加捐款。我们向为这些目的已经捐款的政府和组织表示感谢。作为理事会主席，我对许多政府向该基金捐款表示感谢，我呼吁那些迄今为止仍未捐款的国家参加这种高尚的努力。我不能不指出，四个国家的政府的捐款超过了基金预算的75%。我确实希望，尤其是工业化国家将认为捐款或增加对基金的支持是可能的。我希望，在这个讲坛上所做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以及在这里和其它地方所做的赞成声援被拘留和监禁的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发言将反映在增加的捐款中。

我愿代表决议草案A/43/L.38的提案国表示希望，象去年一样，大会今年将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我现在介绍题为“采取一致国际行动以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A/43/L.42。在过去的5年中，由于一些国家包括北欧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提出了一个

类似的文本，以期在最终使南非相信有必要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法和途径上争取最广泛的国际支持。

该决议草案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责任协调和加强对南非的压力，作为以和平手段实现立即废除种族隔离的方式。该决议草案敦促安全理事会毫不拖延地考虑对南非实行有效的强制性制裁。

同样，该决议草案承认紧迫需要向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和邻国提供援助。这反映在要求增加对种族隔离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法律和教育援助以及对前线国家和南非发展协调会议的援助的呼吁中。

决议草案继续赞成安全理事会实行有效的强制性制裁，与此同时，决议草案呼吁在采取这种行动之前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执行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中列举的自愿性措施。

目前的文本是由一个广泛的国家集团提出的，这些国家是：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埃及、芬兰、加纳、希腊、冰岛、印度、爱尔兰、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此外，下列国家今天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成为提案国，它们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内加尔、索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菲律宾。*

鉴于国际上明显需要采取联合行动，我们现在敦请全体会员国对大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以此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愿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代表介绍题为“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决议草案 A/43/L.41。

* 副主席德拉明尼先生（苏威西兰）主持会议。

穆拉小姐(科威特)(以英语发言):科威特非常荣幸地与前几位发言者一道介绍关于议程项目36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很高兴能够介绍大会的这份题为“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决议草案A/43/L.41。该决议草案由下列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全体成员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科威特。下列国家也做为提案国参加了该小组:阿尔巴尼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古、塞内加尔、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委内瑞拉。

人们还记得,政府间小组是在1986年11月通过第41/35号决议之后成立的。根据该决议,小组向大会第42届会议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大会随后于1987年11月20日以138票赞成、4票反对及12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第42/23F号决议。我们今年仍希望得到——如果不是扩大——这种广泛的支持。

大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基本上与第43/23F号决议相同。我们只在编辑上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并根据小组两年来的经验做了一些重要补充。在第42/23F号决议中,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毫不持延地实行强制性禁运,禁止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并禁止向南非的石油工业及液化煤项目供应设备与技术。决议草案A/43/L.41的第二段包含关于禁运的另外两个方面:金融与投资。

去年的决议规定了一套扩大禁运范围的措施。这些内容保留在决议草案A/43/L.41中。例如,我们同去年一样,在第三段(1)款中要求各国在安全理事会做出采取有效措施决定之前,对参加违反石油禁运的公司和个人处以行事惩罚,我们今年对此款补充如下:

“并公布按照本国法律减举成功的案子”。(A/43/L.41,第三段(1)款)。

在同一段的第(j)款中，我们同去年一样，要求各国在安全理事会做出决定之前，收集、交换和散发关于违反石油禁运的资料，我们今年对此款补充如下：

“包括如何防止这类违反事件及对违反者采取协同一致措施的方式和方法”。
(第三段第(j)款)

第四段写到，大会

“决定于1989年4月举行关于加强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听询会，由政府间小组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合作筹办”。(第四段)

我们相信，这样一次有该领域中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参加的听询会，将为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进一步有意义的行动铺平道路。

除组织听询会之外，我们还同去年一样，请政府间小组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44届会议提出报告，包括关于加强机制以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的建议。

大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帮助以和平手段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国际努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加强的国际压力、尤其是通过有意义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得到加强的压力，是国际社会援助南非多数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唯一现有和平手段。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认为，有效的石油禁运很有潜力获得成功。我们应当记住，石油是南非唯一不能自给的战略产品。这种禁运还将把国际社会的信息转达给比勒陀利亚：国际社会不容忍种族隔离现象。比勒陀利亚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是通过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加入国际社会，还是继续留在国际社会之外并面对进一步的国际制裁。

向比勒陀利亚转达我们的信息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议程项目36以绝对多数——如果不能一致的话——通过各项决议草案。

索普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首先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对孟加拉国和印度政府和人民就其遭受的伤亡和严重损失表示同情。

大会今天再次召开会议，审议南非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及该国被压迫的大多数人和全体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共同斗争中所面临的巨大的——但并非不可战胜的——各种挑战。*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残暴武断的措施继续升级，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消除所有对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并进一步征服黑人多数人口。为达此目的，南非给予其安全部队以广泛的镇压权利。在扩大的紧急状态这一名目之下，合法的政治活动的许多形式都被确定为是犯罪行为；对成人与儿童的谋杀，不经审判给予拘留，残酷折磨囚犯和被拘留人员，所有这些现象都依然存在；对国内和外国新闻媒介继续进行严格的控制与新闻审查，这种做法还在不断地加强，从而使得新闻界不能不受限制地揭露对非白人大多数所犯下的令人愤慨的非人道行径。

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继续迫害主要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迫害那些积极地以和平方式表示反对这一罪恶制度的个人，以求发泄他们的沮丧心情。今年对17个主要反对种族隔离组织、18位个人以及对南非最大的工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发出了几乎等同于禁令的十分严格的限制。同样引起严重关注的是，今年9月颁布了十分严格的《劳工关系修正案》，其目的在于寻求限制黑人劳工进行罢工和进行声援抵制的能力，并且允许就罢工期间的生产损失进行惩罚性制裁。

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这场对南非多数人所进行的不宣之战中，南非政权将采用隐蔽的和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以确保这一罪恶制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这一制度早已为国际社会宣布为是危害人类的罪行。这一严峻事实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得到有力的证实，这就是对在南部非洲以内和以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成员进行暗杀和残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坚决谴责这些十分猖獗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因为这些行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 副主席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主持会议。

种族主义政权一方面对南非大多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根本自由进行无情的剥夺，而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还进行种种徒劳的努力，以期将自己打扮成为改革主义者，并勾出了一幅和善的面孔，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倘若对其罪恶行径的掩饰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悲剧结果，不是那么危险的话，倘若其宣传机器的耗费不那么大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把上述种种图谋全当成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唾弃的国家为确保其国内与国际的合法性所作出的垂死徒劳的挣扎罢了。然而事实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真正支持者们所面临的情况则是那些南非的合作者们，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总是急不可待地利用这些所谓的改革的迹象来为他们继续并加强同种族隔离的联系作辩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本组织迅速并毫不含糊地断然拒绝今年10月在南非进行的虚假的“市政选举”。大会认为种族主义的“市政选举”是：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为进一步巩固白人少数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而采取的阴险花招”。（第43/13号决议，第2段）

但遗憾的是没能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倘若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就能避免向种族隔离政权发出内容混乱的信号。

尽管比勒陀利亚作出了种种努力，以期蒙骗国际社会，使其相信南非正在进行实质性变革，但显而易见的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支柱仍然得到加强，仍然统治着南非数以百万计人的日常生活。根据反对种族特别委员会目前的报告表明，种族隔离的支柱之一《种族区域法》最近更加频繁地予以实施，而且实施手段十分严酷，该法案规定可以强行将黑人迁至所谓的家园，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必须向比勒陀利亚施加一致的、持续不断的国际压力，以期终止这一令人憎恶的做法，因为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一刻也不会停止斗争，直至南非实现一个没有种族隔离并基于多数统治之上的统一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11月26日释放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泽弗奈亚·莫托彭先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哈里·格瓦拉先生，欢迎最近对“沙佩维尔

六人”所判处的死刑减缓执行。但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其他会员国一道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为正义、自由和平等而战的坚强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南非政治犯，这是因为，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感到怀疑的是，对那些身患疾病的自由战士的拖延已久的释放以及关于“沙佩维尔六人”的决定里面包含了一种宣传的因素，一种企图玩弄花招的因素，特别是最近以叛国罪处决了联合民主阵线这一群众组织的4名主要领导人，随后在上个星期又处决了5名南非黑人，这就增加了我们的怀疑。

有许多研究和报告，包括载于文件A/43/786中的秘书长的报告，载于文件A/43/22中的目前正在审议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由英联邦秘书处授权而进行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得出结论，对南非所进行的有限限制和制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人们认为，通过了全面强制性制裁之后这一影响将会增加。正如英联邦秘书长施里德恩·拉姆赛尔先生最近在澳大利亚指出的那样：

“从南非的外部宣传以及新闻界在国内的反应来看，比勒陀利亚现在显然为制裁所困扰。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博塔总统已将任何南非人表示支持制裁定为犯罪行为。”

不幸的是，目前正在审议中的一些报告也承认在现存的措施与制裁中仍然有许多漏洞。造成这些漏洞的部分原因是立法的语言不够精确，由于一些措施是基于自愿基础之上的，同时还由于破坏制裁的行为有时可以不受惩罚。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制裁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实施，因此，就为那些并不完全受这些措施所限制的国家 and 实体破坏制裁开了方便之门。

因此，很显然迫在眉睫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寻求办法以消除这些漏洞，并建立起适当的监督机制，因为这些监督机制对于进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愿意为此作出贡献。我们还将继续寻求通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因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决心继续为建立一个自由的、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作出承诺。

卡鲁库比罗—卡穆南维里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希望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向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大使和该委员会全体成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特别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年来，在动员国际舆论支持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进展。它的各项报告和建议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密切注视着南非的危急局势。我们同样还要感谢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主席和其他成员。该小组确保了通过石油禁运向南非施加压力以及揭露违反石油禁运的罪犯。

今年是阐明个人和所有民族各项基本人权的《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纪念。该宣言清楚地宣布所有个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国籍，均有权享有《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大会在四十年前通过的这一宣言是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承认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充分尊重人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解放所有民族，确认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

南非的不合时宜的种族隔离政权是以往奴隶时代的可悲遗迹，它公然蔑视我们时代的精神。该政权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在于确保永远维持种族隔离。这种制度同纳粹德国奉行的制度是一样的，它得以在我们中间繁荣是对我们时代的可悲说明。我们大家都同意种族隔离制度是罪恶的、不道德的，必须加以铲除。本组织通过了许多决议，呼吁铲除种族隔离，结束比勒陀利亚奉行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压迫。实际上，种族隔离被联合国列为危害人类的罪行。遗憾的是，一些大国尚未显示出结束这一政权的必要的政治意愿。

面对我们的谴责，该政府并没有变得仁慈起来，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它准备这样做。相反，它在国内强化了压迫政策，同时又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都被列为破坏目标。据估计，1980年到1984年期间，反对种族隔离战争给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达一百亿美元。南非的目标就是要使前线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南非。我

们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它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援助。

与此同时，南非一面伪装设法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一面企图操纵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使纳米比亚政府独立或者听命于比勒陀利亚，或者因为南非对沃尔维斯湾的非法占领而成为南非的经济人质。我们坚决认为，沃尔维斯湾和彭格温群岛是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何解决办法中，南非似乎都准备坚持占有沃尔维斯湾，以危害纳米比亚的独立，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颠覆和侵略前线国家的行动基地。大会应当清楚表明这一点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当坚定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确保纳米比亚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努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充分表明了南非因种族隔离的压迫政策和行为而显示的可怖景象。面对国内外日益强烈的反对，南非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赋予该政权随意逮捕权利的紧急状态已成为南非生活的固定特点。今年二月份，该政权强行禁止了十七个反种族隔离组织，包括联合民主阵线的政治活动。最近一个不祥的事态发展是对联合民主阵线的著名黑人领导人和其它的七人处以叛国罪。他们唯一的罪名是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了和平抵制。显然，给他们定罪必将加剧动荡。这表明在南非所有和平抵制该一政权的途径都已被堵死。

除了按照严酷的法律进行肆意逮捕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利用治安维持队和其它准军事部队来消灭黑人领导人。这一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不仅限于南非国内，还扩展到劫持和暗杀流亡人士和解放运动驻国外的代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今年三月份在巴黎暗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代表。除了非法杀害以外，南非还不光彩地在死刑判处率方面名列世界前茅。几乎所有被判处死刑者都是黑人领导人。同样，南非关押的犯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也是最高的。整个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一座巨大的集中营。

为欺骗世界，讨好其辩护人，南非政权进行了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所谓改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拉拢反对者，同时保存整个压迫和统治制度。这是谁也欺骗不了的。

大会第38/11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554(1984)号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看法，宣布这些虚假的改革无效。今年10月在所谓社区理事会进行的黑人代表的选举是企图使其披上合法性和表面的改革的另一手段。大会本届会议通过的第43/13号决议一致谴责这些决议违背了《宪章》的原则，是为了巩固少数人统治。广大的南非人民拒绝了这些虚假的选举。该政权继续执行其令人生厌的计划，这表明了该政权麻木不仁。种族隔离是不可能改革的，种族隔离必须废除。

乌干达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泽弗奈亚·莫托彭先生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哈里·格瓦拉先生的释放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还是要持谨慎的态度，不被这些行动所蒙骗，以为博塔先生的良心有所发现。首先，他们的监禁是非法的。释放这些爱国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企图平息国际社会对该政权在国内执行的残酷措施的愤怒。博塔先生还想造成一种正在进行对话的感觉。博塔非但没有与南非内部的真正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相反他却把自己打扮成调解人，忙于在外国首都进行穿梭访问。我们也应该小心谨慎，不至于无意地成为博塔阴险计划的同谋，向他提供一个演戏的舞台。如果博塔确有诚意谋求和平地根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么他必须表现出真诚的意愿，与多数人的真正领导进行谈判。他应该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袖，解除对所有政治组织的禁令，允许流亡在外的人回归家园，放弃《国内安全法》，并结束紧急状态。

安哥拉、古巴、南非和美国在日内瓦通过谈判达成了四方协定，乌干达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南非这次的态度是严肃的，并希望它能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然而，鉴于南非过去的历史，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国际社会仍应保持警惕。

一些国家企图利用纳米比亚局势的发展来表明该地区的气氛正在改善，并以此轻而易举地为自己保护南非不受到早该实施的强制性全面制裁提供伪装。南非军队撤离安哥拉和南非被迫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谈判并不是南非在发慈悲，而是因为它在基托-库纳瓦尔地区遭受了安哥拉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的惨败。我们对古巴和安哥拉所表现出的政治家风度和作出牺牲的勇气表示敬意，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

为在安哥拉击退种族隔离侵略和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目标而战斗。

我们对向南非实施制裁的国家表示敬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仍在阻挠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只能给种族隔离政权以安慰，并使该政权更加顽固。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妨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对该政权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一些国家实施了制裁，而同时另一些国家却乘机混水摸鱼，填补真空，乌干达对此感到痛惜。一些国家与该近邻国家的贸易有所下降，但我们认为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所要求的是采取果断的行动，使种族隔离成为一场代价昂贵的冒险活动。有人提出，制裁不会产生效果，而只能破坏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一论点是损人利己的，也是强加的。正是这些提出这一论点的国家却在其他没有这种必要性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实施了制裁。他们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维持其与南非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勾结。历史将不会对这些国家作出宽容的裁决。

乌干达认为，南非的行动明显地属于《联合国宪章》第39条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而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乌干达将继续全面支持南非人民和解放运动的斗争，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我们同样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认识到一些国家想乘联合国目前财政拮据之机，企图过份地限制联合国有关种族隔离的方案，这是令人不幸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加强。委员会促进了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孤立，动员了国际社会。它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值得我们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完全支持。

最后，我要重申乌干达认为问题不是种族隔离是否会结束，而是种族隔离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只要我们采取统一的行动，我们就能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20年前，非洲的国家元首们在《卢萨卡宣言》中明确指出，他们愿意接受谈判的挑战，

也愿意接受武装斗争的挑战。现在，在一切和平手段继续受到阻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履行其援助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义务。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那么这一任务就会容易些。

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今年，大会再次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项目。40多年过去了，但显然种族主义的南非还是没有改变态度。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仍在对南非大多数非洲人民进行镇压和剥削，我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

我们国家和人民在750多种不同的语言、方言和种族部落群体多种多样的环境下享有自由、和平与和谐，作为这样的国家和人民，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和政府极为关注并必须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因为“种族主义以及军备竞赛是对当今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

显然南非政府认为被压迫的非洲黑人多数是劣等民族，因而这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他们土地上的财富和舒适，以及常常是那些被压迫的非洲黑人的汗水和辛劳所获得的权利和特权。

索维托的平民窟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它们清楚地说明了有辱人格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非人道政策。

长久以来未能有效地对付这一对人类的可憎的进攻很可能对南非的所有人民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对全世界的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任总理和现任外交部长迈克尔·索马雷先生在1983年10月13日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

“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从其本质上说不符合持久的国际秩序的任何概念。它们违反象我们这样的社会所给予的原则。其实施者不仅应当得到谴责，同时也应当受到孤立。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应当得到我们坚决和持续的支持”。

（A/38/PV.31，英文本第17页）

解决这一问题的许多障碍之一是大会的某些会员国给予南非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支持。这种支持给种族主义政权以极大的信心，使其在世界范围的支持制裁的情况下有能力继续执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

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采取的相互矛盾的立场感到关切。有些国家——不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种族隔离是野蛮的，并且在文明世界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就是这些国家通过积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合作给予南非政府很大的支持。

如果国际社会对反对种族隔离是严肃的，那么它应当采取积极的步骤，以便对南非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使其立即消除种族隔离。

正如我国外交部长今年10月在一般性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也许会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我们认识到，一旦采取了这种行动，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经济上的困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

(A/43/PV.27，第15页)

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断绝了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所有关系。因此我们与那个国家没有任何贸易、外交、领事、甚至体育联系。最近，一个南非公司试图购买雷明森·戈尔兹菲德斯跨国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两个大型金矿中占有股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公开声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不会——我重复一遍，不会——允许种族隔离政权从我们的资源中获利。

国际社会的努力遭到以下考虑的阻碍：即南非主要贸易伙伴继续未能采取有效的经济制裁；发展中国家对南非采取有效制裁所面临的问题和经济困难；南非以其丰富的矿藏资源储存，特别是金矿，吸引了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南非投资；以及南非有计划地和持续地对邻近的非洲前线国家的骚扰。

大会已就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通过了无数的决议。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决议对南非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本组织不具有保证决议有效实施的强制性能力。

此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障碍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掌握的否决权。某些理事国不断地反对和否决对南非的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我国政府确信如果大会的会员国有任何道德信念感的话，那么各国政府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的都可采取积极措施来结束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所实施的种族隔离的非人道做法。国际社会认为种族隔离是罪恶的，并且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罪行，这使我们对此还抱有一线希望。

为声援非洲黑人以及其它抱有相同看法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在地球上彻底根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所进行的努力。

梅斯梅尔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再次认为有必要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所遭受的不可忍受的痛苦表示其强烈的抗议和愤慨。难以想象的是，在本世纪只剩下几年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一个具有宣称种族优越的原始动机的政权。

根据人道主义的感情及国际声援，玻利维亚希望表示它完全支持为获得自由和其不容剥夺的和合法权利得到承认而进行斗争的人民。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向英勇的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发出一项支持和希望的信息，他们正在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争取其自决和在民主原则、团结、非种族主义和和平共存的构架内建立一个新的南非国家的权利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而正在进行的正义的英勇斗争。

南非的不公正的政权依然由于白人少数的统治而没有改变，白人少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其顽固的态度，丝毫没有听取由文明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发出的热切呼吁。

在南非，人们依然生活在镇压、折磨、随意拘留和犯罪事实已制度化的环境中。

国际社会没有看到种族隔离制度出现任何真正变化的迹象。事实上，该政权年复一年地变得更为顽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这一走向对峙的倾向，这一倾向已变得更具爆炸性，其最终结果难以预料。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同南非黑人的真正代表进行认真和负责的对话。这一对话的目标不应是改革种族隔离政权，而应永远根除这一政权，在消除现存的不合时宜的特征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南非。

只要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存在，这一地区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就难以变成现实。种族隔离继续存在是邻近国家出现暴力、破坏与颠覆的根源。

不可否认的是，在南非正为谈判作出的努力也许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使这一次大陆出现和平，但人们不应不切实际地认为，回避这一冲突的根源问题，即种族隔离可以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最后，玻利维亚代表团希望重申尊重和承认正在为反对这一可怕的制度而进行斗争的机构和个人所作的工作。我们也向南非人民表示敬意。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1988年10月27日的文件A/43/22中包括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过去一年中，当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重大和建设性的事态发展，并且现在仍在出现这种发展时，南非自去年我们在大会就这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令人头痛的项目举行辩论以来，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一一列举了各种不幸的情况。大会的一些成员莫名其妙地试图给南非描绘出一幅令人无法解释的乐观的画面。同这一画面相反，特委会的报告详细列举了令人痛苦的大规模滥用权力的状况，不仅是在南非践踏人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折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本身，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包括通常的禁令和不经审讯的监禁以及以政治背叛为借口进行审讯，谋杀和人员失踪的情况。

很难描述今天的南非。所谓的改革现在因其无法实施已几乎全被放弃，这些改革造成了一个另一类型的南非。除了监狱遍布，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员失踪，而且没有再为他人所见这种状况司空见惯之外，在南非已出现了一种不按法律维持治安的现象。这些维持治安 为国家机器和该政权服务，在遍布南非的城镇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进行当场惩罚。在一个正常和文明的社会被认为是正规的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与由半官方的政治挑衅者组成的帮派之间的界限已十分模糊，事实上已没有区别。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忠实于我们对南非人民欠下的情义，那就必须不厌其烦地谈论一个与南非有关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南非政府维护种族隔离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只要比勒陀利亚继续以改革的名义时而向前，时而倒退，并因此而受到赞扬，这种情况就将依然持续下去。南非的国家总统已多次拒绝了多数人统治，他争辩说当选为南非总统并不是为了主持白人权力的衰落。

那么，反对多数人统治意味着什么呢？以什么方式才能废除种族隔离和剥夺多数人统治呢？废除种族隔离不是应当在南非打开自由的大门吗？不是应当促进在一个没有分裂的南非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吗？我们如何能在没有多数人统治的情况下在南非实现非种族主义，民主制度，正义与自由呢？这些都是相关和重要的问题，只有南非白人的领导人才能，而且也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拒绝多数人统治只能意味着一点，即所谓改革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废除种族隔离，从来就不是为了在一个统一、非种族主义和没有四分五裂的南非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这些改革的目的一直就是对于种族隔离进行小修小补，足以掩盖其真相，使对种族隔离的实施变得温和一点，并使其所想象的必要性合法化，孤注一掷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将接受并忍受种族隔离制度——整个想法就是为了使白人永远掌握控制南非政府的权力。

今天在南非所发生的一切至少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生活在非洲的欧洲人不明白他们究竟是要迎接21世纪的到来，还是要慢慢地退回到19世纪或甚至17世纪，在种族主义和顽固态度中寻找安逸和安全，因而相互间发动战争。这种现象绝不是一种玩笑——至少对生活在南非的那些人们而言，这绝不是任何玩笑。生活在非洲的欧洲人之间，这种内战层出不穷，这是白种人“解放或抵抗运动”的一次大出血，其中包括对维护南非的白人优越论血战到底的那些所谓“白狼”以及其他组织。

典型的是比勒陀利亚白人政府对这种危险发展的反应是要拼命地迁就或发泄白人社区狂热分子疯狂的、破坏性野心，似乎容忍这种邪恶的种族主义分子是可能的而不致使该政权冒险同这些分子一起对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任何虚伪打算进行最后的打击。假如比勒陀利亚政权正象它自己所说的那样，认真对待南非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在该国寻求的变革的方式，那么它就应该绝不纵容肤色界线的某些白人，因为这些人即便在人类历史演变到现在，却仍然相信，种族主义在人类生存中还有一席之地。所谓的“白狼”整个组织而不仅仅是最近被禁止的那个小团体，必须绝不允许它见天日。对于由于政治罪——仅仅由于政治罪——而被判刑的沙佩维尔六人实行缓刑来平衡对残暴的白人警察刽子手的宽厚待遇，绝不会有助于比勒陀利亚自我吹嘘的善意。

然而，事实是，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在南非所看到的是光明，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黑暗。据说，南非正象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有人作出这样的辩解。有人提出，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内容必须加以修改，对南非内部正在出现的积极变化表示赞赏。有人建议，即使在纳米比亚长期被剥夺的独立尚未取得之前，我们必须跪下身来，我们必须考虑到南非，期待它在四方会谈中进行合作，而且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们也应该总是对南非对纳米比亚采取的宽宏大量的行为感恩戴德，同情比勒陀利亚的境遇。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人们在南非看到了我们其他人并不能看到的变化。除非有人告诉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对无辜的联合民主阵线活动人士进

行审判和定罪是朝着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设性变化，那么我们依然不会相信有些人在南非看到的而我们却不能看到的所谓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有些人习惯于把对沙佩维尔6人的减刑视为符合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积极变化。尽管我们作为人来说，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沙佩维尔6人获得解救感到很欣慰，但我们将这种缓刑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事实上我们认为这6个人的唯一罪过是想要获得自由。正是出于这唯一的共同目标，我们支持他们争取为人民获得自由的斗争权利。他们的这一共同目标与他们的2800万同胞是一致的。

第二，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明联合国为什么在长期以来深受南非无视有关纳米比亚决议之苦之后，如此匆忙草率地对南非在四方会谈中的“合作”——即便是真正的合作——表示感谢。对于南非不愿意遵循它长期以来一直藐视的联合国各项决议，我们不能对它表示任何感谢——我重复，不能有任何感谢。不管怎样，假如没有奎图夸纳瓦莱，那么南非就绝不会参加四方会谈了。

第三，长期以来人们等待的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不论什么时候，假如——我必须重复：假如——它真能实现，那也与我们在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对南非采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联。不应该对南非作出它必须作出的行动表示任何程度的感激，不论是在履行其义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还是在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方面。

就我们而言，在南非问题——即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的最好途径，就是不要因为南非做了一点点事情，就以过多的打算和意愿进行报答，减轻所施加的压力。不应该使南非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可以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慢慢的改良，而不是进行推翻。慢慢地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良，或采取其他做法，是不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解决只能予以完全废除。仅仅对一些遭受迫害的政治犯进行减刑当然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不管怎样，它们在死亡线上的位置立刻由另外一些遭受迫害的自由战士取代。

必须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迫使它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可以结束的，

假如不能和平地结束，那就只能通过南非两个社区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努力，通过谈判来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宪法制度。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流血，这一方法清楚地对南非白人少数的未来造成不可避免的危险。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听到有些人说，在南非已经进行了一些选举，必须因此向它表示祝贺。我现在要谈一谈最近的市政选举。外部的一些人往往认为这是一个南非出现积极变化过程的可靠证据。但我们看一看这些选举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选举是怎么组织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实，这些选举是以种族为界限来组织的，是以种族隔离制度意识形态的严格界限为根据的，其目的是要继续推行种族分离，即种族隔离制度，因而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会有人在这样的选举中看到建设性的、令人鼓舞的迹象。我们为何竟然想象有可能通过白人少数利用残暴的种族主义手段，一手实现南非的真正民主呢？我们为何竟然接受所谓在南非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唯一道路必须通过种族主义道路这样一种邪恶的观点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在种族分离情况下实行的市政选举明显地扩散南非社会中，包括在其部落家园、部落议会、部落学校等等场合中极为典型的种族主义精神分裂症，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什么国际社会要接受这样一个不民主、不公正和非常危险的选举呢？这样的选举当时如果得逞的话，必将会狡猾地使南非种族隔离和暴力行为合法化。

南非政权知道，要确保这样一个前途，它应该和谁谈判南非的前途。它不需要种族分化的市政选举，来确定南非黑人的真正合法领导人。10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其目的是要避开这些领导人，而由政府选择的黑人对话者替代他们。我们不能在南非玩弄这样危险的游戏。

因而，我们坚持，必须释放现在监禁在监狱和医院里的曼德拉先生和他的同胞，让他们参加建设非洲的前途。曼德拉，不管他是在医院里或者彻底恢复健康后转送到其它地方，都象他家庭和全世界说的那样，他仍然是比勒陀利亚的囚犯。除非

比勒陀利亚释放他，否则他始终是比较陀利亚的囚犯。因此，他无法谈判他人民的自由，他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无法为南非的和平与稳定工作。

在这一时代，1988年不仅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特征继续发生变化的一年，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紧张局势在质量上发生决定性缓和的一年，而且是南非领导再次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为背景，努力突破孤立的一年。过去由于他们采取种族隔离政策，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不提他们在国内采取的宽容政策，南非总统除了发挥其作为南部非洲地区大国的、毛遂自荐的作用外，他出访了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的非统组织成员国，显然是要谈判和平。这些出访，在某些意义上，似乎具有历史性和开创局面的意义，因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据说，这些出访表明南非愿意在该地区进行和平谈判。

70年代南非白人少数政权采取的“向外看”政策及其已故总理约翰·沃斯特的出访，都被描述为南非愿意进行和谈，被认为南非真正愿意向非洲伸出友谊之手。1984年，现任国家总统名噪一时的外交旅行也是如此。那年地区和平协定失败了。南部非洲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从这些外交出访中，从南非总统在非洲之外的旅行中，得到些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这些来自南非的人看到，南非对非洲这些独立国家加紧采取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这就是我们从这些出访中得到的一切。

自1984年以来，该地区遭受到的颠覆破坏实在是闻所未闻。正是这些兜售《和平协议》的人，现在认为《和平协议》毫无价值。这些协议不仅被认为毫无价值，而且变得相当危险，因为匪徒们在整个地区，加强残杀无辜的男女老少。自1984年以来，我国年复一年地遭受创伤，因为我们不能忘记，1985年6月，1986年7月，和1988年3月，南非突击队对我国首都进行的野蛮进攻，也不能忽视进攻仍有可能发生。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要求的是怎样的对话呢？我们坚持认为宽容的政策始于国内。博塔总

统对话最好的最合乎逻辑性的地点是，在南非国内，在那里几乎有3000万黑人同胞渴望从种族隔离制度下解放出来。在我们能够同曼德拉进行对话的时候，为什么要和总统对话呢？博塔总统必须和曼德拉、莫索彭和他的同胞们开始对话，因为其它南部非洲的领导人和国家，或者非洲以外的领导人和国家都不能够为南非黑人说话，他们也没有权利这么做。只有南非人民最能够表达他们自己的渴望。只有他们最知道南非种族暴行和压迫的煎熬和痛苦。只有他们是和南非的前途休戚相关的。

但请不要误会，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我们南非人反对南非以外的人就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和博塔总统进行会谈。问题不在于此。我们前线国家说，我们不准备和博塔对话，只是因为我们应公平地对待自己，对待南非人民。然而，我们却被称为Refuseniks，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所努力做的一切都尊重逻辑的明智的规律。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在这儿谈论的国家都是尽管遭受突击队的攻击和猖狂的颠覆活动，仍然与南非保持着攸久的经济对话的国家。我们拒绝篡夺南非黑人与博塔总统对话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南部非洲各国与南非毫无关系。我们和它们是有关系的，但还没有达到那一程度：我们能够越过南非黑人去与白人少数领导人决定南非的前途。

因此，我们坚持，——我们将继续坚持主张，博塔总统会见曼德拉和莫索彭先生及他们的同胞，谈判永远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开始一个新纪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如果南非的白人不同黑人兄弟对话，那么任何办法也挽救不了他们。南非没有其它的出路。白人永远不可能独自统治南非，还同时享受和平与繁荣。我认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今天生活的南非，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地方，对黑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地方，对任何其它社团来说都不是个好地方。如果为了享受和平，白人就必须不断地野蛮镇压他们的黑人兄弟，压制他们为取得自由和正义的愿望，那么白人怎么可能享受和平呢？为了维持他们

长期以来野蛮地抓住不放的权力，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派遣他们的孩子到黑人的市区，野蛮地镇压黑人孩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生命，去镇压黑人为取得自由和正义的愿望，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力呢？

另一种南非是切实可行的，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没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野蛮行径的仁慈温和的南非。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只有南非白人能够看到他们愚蠢的做法，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一起进行改革。现在就看南非白人作出什么反映了。

门迪埃达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由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和理解不断得到改善，现在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缓和时期。这一进程不同于其它任何进程，它显然已经引起了连锁反应，使我们缓慢地走向最终解决大量的区域性冲突和问题。

非洲大陆并非未受这一进程的影响。相反，由于该地区的缓和、积极合作和决心，非洲在非洲统一组织的领导下已经迈步向前采取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步骤。

毫无疑问，这种可以被称为外部和平的进程是各紧张区域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先决条件。历史证明，除了外部和平之外，只有在各区域卷入此种冲突的国家和人民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条件下，区域的巩固和稳定的进程才有可能。因为正是在内部今天存在着对已经开始的和平进程的主要威胁，其中有些进程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一点在南部非洲最为明显。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顽固地坚持一种违反最基本人权的制度，它的存在继续使该地区不可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旨在为纳米比亚问题寻找最终解决办法的四方会谈由于签署布拉柴维尔协定而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四方会谈中取得的进展是争取在南部非洲实现稳定的一个积极的但并非最终的步骤。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一个部分解决方案。更不能用这样一种方案来为经济或商业利益或需要辩护。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继续下去，这不仅使该地区

实现持久和平遥遥无期，而且一个本质上无视最基本人权的制度还会永久化。我们绝不能对这样一种局势无动于衷。

哥伦比亚一贯并继续主张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各种类型的压力，主张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不仅通过批准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施加政治压力，而且也通过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施加经济压力。此外，我们绝不能停止对南非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对正在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各个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的支持。

哥伦比亚政府一贯重视这些伟大的领导人的榜样。因此，今年7月15日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颁布第1433号法令，授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大十字国家功勋勋章。今年8月26日该运动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内诺·姆努扎纳先生（Neo Mnumzana）在波哥大接受了这一勋章。巴尔科总统在授勋仪式上说：

“曼德拉先生是智慧、勇气和承诺的典范。他是保卫人权、尊严和平等的一个世界性的象征”。

巴尔科总统还将曼德拉先生描绘为：

“一位具有杰出人品的领导人，不公正的监禁，折磨或单独监禁都没有削弱他的信念。他是一位受世界爱戴和尊重的人，他的唯一武器是他和平的理想和道义的力量”。

象纳尔逊·曼德拉这样一些模范领导人所做的牺牲绝不能徒劳无功。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愿承认他不仅对其人民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榜样。在我们争取彻底和立即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中，纳尔逊·曼德拉的高大形象必然给我们以指导。与人民的许多期望相反，在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从而导致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少数人更加激进，他们施加压力反对任何可能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所有各国利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可

以采用的手段，以便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它进行真正的改革，包括取消紧急状态、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实行一个广泛的民主参与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此种改革，人们所希望的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就将仍然受到威胁。

最后，我国代表团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投票赞成摆在大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又一次摆着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6。人们希望现在能够将种族隔离看作是过去的恶梦，是仅仅在教科书里才能读到的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性反常现象，它绝不能被允许再次出现，在历史篇章中这黑暗的一页应当永远为人类所唾弃。不幸的是，种族隔离今天仍然还在我们身边，尽管国际社会努力从世界上消除这一极端的邪恶，种种迹象表明它在一段时间里还将继续存在。

尽管有些谨小慎微和姗姗来迟，上周非洲还是对解决西南非洲问题的日内瓦提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纳米比亚欢迎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并敦促有关各方诚意执行该协定。我国政府深信，如果该协定得到认真的执行，它将对缓和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作出重大贡献。但我们仍需看看比勒陀利亚是否兑现自己的承诺。

同时，比勒陀利亚正竭力利用“日内瓦协定”美化自己的国际形象。它正企图把自己打扮成负责的对话者和为减缓南部非洲紧张局势而努力的区域大国。该政权在国内大谈改革和分享权力。它已经从监狱中释放了几个非洲领导人，包括泽弗奈亚·莫托朋。在非洲大陆，它正在贴上它自己的泛非主义标签。我们是否正在看到种族隔离难解的结正在开始松开，还是我们只不过再次成为这些迷惑和掩饰的老手制造的白日梦的受害者？新闻界、乃至某些南非局势的严肃的观察家正在问这个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南部非洲的人对种族隔离不能听其言，而要观其行。应当对其行动做出判断。种族隔离的推行者有着我们可以用来衡量他们的记录。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记录——只是一个不守信用的邪恶的故事。甚至当他们谈论和平并进行改革的说教的时候，他们继续支持和帮助反对他们邻国的武装匪徒，并对本国的绝大多数

公民采取强硬和残酷的行动。

这种矛盾对比勒陀利亚来说并不是新的。这种矛盾是种族隔离理论所固有的。并且这些矛盾将继续成为南非政治面貌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种族隔离被消灭。种族隔离是并且永远是一种残酷和非人道的制度。出于其根本性质，它只能是这样的。种族隔离是其邻国所面临的危险，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其公民的灾祸。

种族隔离的南非仍然是一个肮脏和残酷的社会。甚至在今天，一个一个社区能够在某个早晨突然发现它们的住所已经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人们会突然发现，只要大笔一挥，就能根本不管他们的种族而重新划分他们的类别：从黑人变为有色人、从印度人变为中国人、从马来人变为黑人、从白人变为有色人或反过来。博塔仍然扮演着南非欧洲人的小上帝。人们可以不经审讯而被不定期地关押，一群群儿童被送到“再教育营”去进行洗脑，成为所谓的“善良、守法”的受种族隔离控制的二等公民。在城镇中，紧急状态法使得军方能够任意杀伤而逍遥法外。在法院中，奇怪的刽子手司法概念正在出现。根据大赦国际最近的一份报告，南非“占据世界上法律处决的最高的比例”。去年，南非绞死的人超过了它从1910年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以来绞刑的总数。该报告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被告在经过政治审判或以全国性的城镇抗议期间出于政治动机杀人为由进行的审判之后被判处死刑。”

仅在今年，据该政权的司法部长说，有83个这种出于政治动机的罪犯在9月份正在等待被处决。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受到死刑起诉的话，一个黑人比一个欧洲人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根据种族进行区别是“有意识和蓄意的”。这就是南非今天的现实。这就是我们正在与此进行斗争的情况。

比勒陀利亚正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戈贝尔式的宣传和铺张华丽的公共关系表演。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都知道比勒陀利亚无所不在的代理人在全球各地以“商人”、文化官员、情报官员、“讨论会组织者”、“专家”、旅游者出现——你能想到什么身份，他们就有什么身份。我们许多人都自豪地记得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以友好的阿根

廷的外部部长的身份所采取的坚定和果断的行动，他揭发和揭露了其中一些代理人在他的国家所从事的活动。

对我们生活在南部非洲的人来说，比勒陀利亚有针对我们每个国家的特别电台和计划。津巴布韦成了一个位于德兰士瓦北部的被错误地称为“真理电台”的臭名昭著的电台的目标。这是一种对我国进行电波污染的真正新发明。

除了其外部造谣的侵略性运动之外，该政权还执行了一项邪恶和大规模的内部宣传计划，以安定南非社区，使之接受道德败坏的种族隔离。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情报攻势，已使南非白人陷入道义上的麻木，对其良知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种族隔离的特权感到心安理德。作为这一宣传机器后盾的是一系列得到紧急状态法支持的严厉的新闻管制法，对该国的新闻界实行了实际上的新闻封锁。这种法律使所有南非人得不到消息，并企图在外部世界面前掩盖该国的现实。在层层阴暗的迷雾之下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进行了镇压和谋杀。

为了揭露正在南非发生的真实情况人们已经并正在做出勇敢的努力。例如，英联邦秘书处在伦敦组织了一次有关这一问题的非常成功的会议，最近，英联邦关于南非问题的外长委员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会议，除其它事项外，还审议有关南非的新闻和向南非传递新闻的问题。那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设想，我把这些设想推荐给大会成员。而且，在美国这里，公共电视13频道也播出了一个称为“南非现在”的每周节目，值得我们注意。

联合国系统通过其新闻部多年来努力利用其反种族隔离电台把准确的新闻和情报传递给南非境内的人民，向南非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服务。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看到，大会面前有一项注意到并支持该电台部门所提供的重要服务的决议草案。如果该部门不存在的话，我们今天就会要求立即建立这样一个部门。

因此，在此论坛上，我们非常满意地对反种族隔离方案科所做的努力表示其应得到的赞扬，要求该机构继续存在，予以加强，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和独立的单位。

以恰当的方式体现人类对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感和义愤。

我们国际社会拥有迫使比勒陀利亚做出变革的手段，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并不对压力和制裁做出反应。说布尔人并不对压力做出反应的人不是不通晓历史就是不了解事实。从英布战争的历史中我们还记得布尔人发明和完善了突击队袭击这一军事战术并且促使英国军队在热带大草原使用卡其布制服替代传统的英式红色制服；更重要的是，面对强大的大英帝国军队及其将集中营变为战争武器的聪明的发明（英国在集中营拘留了妇女和儿童，布尔民族主义者称之为令人惊憾的死亡和饥饿监禁中心），布尔人并没有搞全国性的剖腹自杀，却投降求和了。那些认为现在布尔人宁愿搞民族自杀而不愿为与大多数黑人和平共处而进行谈判的人并不懂得南非欧洲人要求生存的本能。

几个月前，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南部的夸图夸纳瓦莱挨了打并且流了血。南非欧洲人将军的决定并不是要求卡斯特式的最后立场。决不是这样。他们进行了谈判，获得了悄悄撤出的条件。现在，在目前有限的国际制裁和其国内主要经济混乱的压力下，博塔受到了大量支付债务和缺少外国资金的威胁，博塔在非洲和欧洲到处乱窜，象沙漠里的蚱蜢，企图通过乱窜降低其政治机构的温度。

多年来，所谓对话、“建设性参与”和“黑孩子”选择的政策并没有产生巨大的效果。这都是胡萝卜而没有大棒。现在，如果纳米比亚的确获得独立，那些鼓吹只有胡萝卜而没有大棒政策的人就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办法才最终使比勒陀利亚离开。

最近，白人橄榄球当局受到联合国倡议的有效的国际体育抵制的挫折，决定通过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和承诺在南非进行无种族歧视的橄榄球比赛而媾和。压力和抵制才产生了这些结果，而不是所谓的对话和劝说。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南非的朋友继续并且支持压力和制裁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现在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现在并不是放松或改变这一总算取得成果的政策的时候。重要的是要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并且使之更有效。

博塔最近提出了倡议是因为他害怕继续增加国际制裁，也是为了减弱或消除现存的制裁。如果我们那么便宜地放过他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要我们相信其诚意，比勒陀利亚必须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变革步骤。津巴布韦坚信国际社会应增加压力直至比勒陀利亚准备消除种族隔离并且与人民大多数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只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仍然受到禁止，象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继续受到监禁，博塔对解决该国问题的态度就不是严肃的，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通过制裁施加压力，以迫使他进行变革。

我国代表团愿感谢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我们的兄弟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大使领导下所做的良好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就该议程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大会将于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审议有关该项目的决议草案。

议程项目 16（续）

填补附属机构空缺的选举以及其它选举：

(f)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秘书长的说明（A/43/898）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各会员国注意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说明（A/43/898）。

秘书长在说明中告诉大会他愿提名穆斯塔法·卡迈勒·托尔巴先生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从1989年1月1日起连任4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正如秘书长所建议的，大会希望选举托尔巴先生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自1989年1月1日起任期4年？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6（f）的审议。

议程项目 3 8

《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纪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就议程项目 3 8 作一通知 1 2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

在 9 月 2 3 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大会根据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第 43/131 号决议第 7 段的规定决定就纪念该事件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在与各区域集团主席就如何更好地满足许多代表团希望就此议程项目发言的愿望进行磋商之后，看来各区域集团主席代表各集团发言的建议没有得到所有集团的同意。因此，根据已就该项目登记发言的许多发言人的观点，虽然没有其它选择，只能限制发言的篇幅。

在发言人名单最后确定之后，大会将作出进一步通知。鉴于这一点，有人建议发言人名单于今天下午 4 点截止登记。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同意这个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点 1 0 分散会。